



烽火上的巾帼情

GE YAN

戈焰 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浪尖上的巾幗情/戈焰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1998.10

ISBN 7-5063-1486-X

I.浪… II.戈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8)第20372号

### 浪尖上的巾幗情

---

作者:戈焰

责任编辑:方华

装帧设计:

版式设计:郑文华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:100026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 bta. net. cu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陕西豪迪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340千

印张:14.69 插页:8

印数:3000—5000

版次:1998年9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1486-X/I·1474

定价:20.80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绍舞同志：

從解放至今五十六年來，  
祇得<sup>上</sup>第一部歌頌人民群眾  
付出血的代價把解放軍手護過  
江去解放了全中國的小說！

戈培二〇〇五年  
七月十日

破浪劈刀天斬土

周而復題



海峽上的中國情

戈揚





1949年4月21日凌晨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，迅速突破国民党政府军的长江天堑防线，先后解放南京、上海、及苏皖、浙、赣等省广大地区。图为刘伯承、邓小平亲临前沿部署渡江作战。



1947年夏,戈焰(右)在冀热察导报任编辑科副科长(团级)。在自卫战争最艰苦的环境里,搭上长块木板当桌子,她正和科长何辛向几位编辑谈编搞问题。



南京解放,我军于4月23日举行入城仪式,市民热烈欢迎。



船工宣誓,保证迅速把解放军渡过江去。



1949年4月23日我军解放南京、国民党政府宣告灭亡。图为我军进入南京挹江门时,市民举红旗、放鞭炮热烈欢迎。





1937年春 38年夏,戈焰 14岁,在重庆江北治平女中读初中三年级,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。创作诗一首《抗战·抗战》:

什么是民主?

喊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要杀头是“民主”;

什么是民生?

民不僚生是“民生”;

什么是民权?

老百姓要对外你们要“安内”是“民权”。

朝天门一千多石阶,

你们坐轿我们爬一身汗;

东三省给你们丢了,

还说是“焦土抗战”;

起来吧,日本侵略中国了,

同胞们,抗战、抗战。

1937年春

(发表于重庆青年会会刊)



晋察冀边区文联第一次代表大会(1942年于河北唐县张家庄)。戈焰在大会上被选为文联委员。

前排:右起——邓德滋、邓康、孙犁、扬沫(女)

左起——葛文(女)、柳荫、方行

二排:右起——陆灏、田间、李湘州

左起——戈焰(女)商展思、钱丹辉、朱力生



1949年4月20日午夜开船,我军百万雄师登船渡江,追歼江南之敌。



一九七五年初夏，戈焰深入长江中游芜湖、安庆、贵池等地渔民中体验生活。



戈焰在芜湖渔船上。

## 前 言

——永远微笑的人民

一般常规，长篇小说不需“前言”，而我独特，非写不可。留下几张难得的照片用上，更能充实我的虚构，也是独具一格。原题为《破浪劈天堑》，后改为《浪尖上的巾幗情》。

人，没有人，不能组成一个社会。人民，没有人民，就没有一切。谁有了人民，谁就胜利。文学，是人学。人民的文学，是塑造人的文学。一部文学作品，究竟以什么尺度来衡量，不管是写现在前进的时代，还是写过去时代，都应当是以作品本身中塑造人的成功与否来定。没有后浪往前推，哪来前浪；没有“落后”时代，哪来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。新时代的出现不是少数几个领导人所创造，而是人民，不可抗拒的人民力量，精雕细刻付出血和汗的代价铸造而成。人民的文学，应当塑那些铸造时代的英雄儿女。我创作 60 年深刻体会，眼睛是把锋锐的“戈”，手中的笔杆是把火炬，要举它、点着它，心中燃烧起永不扑灭的火焰和人民心心相映，思想感情融汇一体，就产生一种热力。今天的辉煌，怎能忘记过去，忘记历史，是多少英烈凝聚的鲜血筑成的长城。80 年代我提倡的“抢救文学”，《文艺报》1989 年 11 月 4 日发表了孙若凤同志的《老作家戈焰和她的“抢救文学”》，其含义就是历史留下的重大题材不要带走，要以一种振奋精神，去把它抢回来，作一点补白。《浪尖上的巾幗情》，虽是一部长篇小说，它就解答了这个谜，谜就在于毛泽东、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仅少，且武器

落后，却把蒋介石、国民党领导的军队要多几倍，且全是美式武装，打败了，得了天下。这没有别的，就是当时有广大人民群众作后盾。“谁有了人民，谁就能胜利”这是个真理。

但是，难啊，创作难、出版难。“蜀道难，难以上青天”，就是上了青天，还要过“五关斩六将”，而我却是过死关，反倒被残酷的“刑法”斩得只有我的灵魂活着。“文革”中已受过迫害，四年的劳动改造才获得解放，不愿意到省上当最高级的妇女官，宁愿到作协当一个普通的专业作家，翅膀还未展开，就落下一场大祸。我在全省创作会议上，谈出多年来的构想，创作长篇小说：《浪尖上的巾帼情》，有人瞪着眼怀疑：“你还是到附近去落户吧！”正当准备去落户的时候，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著名版画家、安徽省文联主席赖少其来探望我，借着他的邀请于1975年春节之后，寒风凛凛，冷得透骨，单身回到我南下工作有18年感情的第二故乡——安徽，跑遍了芜湖、安庆、贵池、荻港等沿江城镇和农村、渔村。在那里写过歌颂渔民的中长篇小说《兰妮香》等。这次刚到芜湖不久，正读高中的女儿也赶来，我娘儿俩和渔民共同撒网、拉网、捕鱼……，那渡江第一船的少女女英雄马毛姐的影儿，时常出现在我的脑际，那一个个渔民的模样儿、思想、性格、语言、表情……，像在森林中燃烧的篝火，光照我的心中，从而一轱辘就写出系列组诗：《渔女》、《风帆》、《珍珠姑娘》……，还有报告文学《社会公仆龙冬花》等。我看见那些创造生命的人，时常是在心里微笑。那些渔、船民，也在向我微笑，亲切地来拥抱我，把心底世界赤裸裸地坦露出来，我下定决心要完成我的夙愿。可是，一回到机关，一瞬间，我成了演被清查那些与“四人帮”有密切联系的人和事的主角，宣布我和人民成了敌我矛盾，被关进“西安事变”中扣押蒋介石大院里一间小屋，还下了五道金牌：一、不准和爱人通话；二、不准会客；

三、不准出大院；四、小孩送东西来不准夹带条子；五、看病不准超过半小时。还株连九族，“六将”或者说是只有两三将，竟然通了天，把我大儿子从机关下放当苦工，要开除大女儿上大学，当兵复员回来的小女儿不分配工作，还要没收二女儿弄来的手抄本：《第二次握手》。我似乎被绳子绑起来，剥夺了人身自由，我的舌头好像被割掉，没有说话自由，失去了人的尊严，还不如一个真正的犯人，犯人可以手扶铁窗呼叫，我呢，只能从模糊不清的玻璃仰天了望。我扪心质问苍天：“天啊，你回答我，戈焰究竟触犯了哪一天条？”不管我在心里怎样呼唤、呐喊，没有人敢来和我答话。我几乎每天都要被“提审”出去“拚刺刀”，强迫我每夜交待一份材料。那两三将中的主将，这样说：“你爱人是‘四人帮’，你当然是‘四人帮’罗！”还有搞专案的“监狱长”，更是对我人身攻击和侮辱：“妈的屁，不老实交待，够你受的！”哼，这个主将之一，就是这样“高”的水平。可是，偏偏遇到一头不驯服的老牛，我睁着锋锐“戈”似的眼睛，舌头也长出来啦，用这把“戈”去冲，用舌头去辩理，用“最高指示”去交待材料，刺得他哑口无言，呆若木鸡。回到小屋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桌、椅、板、凳是黑的，床是黑的，一切都被黑色笼罩着。正是这黑色带来转机，我顺着摸到窗口，月亮突然升起，从玻璃穿进来一道光线，一只脚踢了有一纸团的声音，拾起一瞧，呀，天助我矣，是人民在鼓舞我，纸团说：“是有人迫害你，要挺住！”我才仔细回想，在和我“拚刺刀”时，无一个老作家参加，几个好朋友未来，有的同志来了一律瞪着怀疑的眼睛。啊，我的信念更坚定了，在兴奋之余，借着月儿的光，写下诗一首：

我是月亮的女儿，  
借着月光的照耀而来；



母亲永别月儿永随身边，  
为了什么，去砸碎旧世界。

没有刺骨寒，哪来腊梅香，  
没有黑夜，哪来白天。  
是死吗？是的，黑暗必为光明冲破，  
人民的新世界即将在眼前。

我真的死了。黄昏，为了准备长期“抗战”，在院子里劈完木柴，燃起永远扑不灭的火焰，以驱散恶雾。一回小屋，屈指一算，我从7月到11月，被关在这里达四月之久，数着、数着，脉搏跳一百几十下，想到被残酷地惩罚和折磨，愤愤不平，不知不觉地倒在潮湿的土地上，不省人事。呀，死的滋味尝到了，一句话，把我送进火葬场的炉子里烧成灰，啥也不知道。可就是阎王爷不收屈死鬼又把我送回人间，从黄昏到11点钟4个小时，我醒来了，慢慢地爬到门口喊了声邻居，忽儿又倒在地上，昏迷中心里却亮堂，叫来的所谓医生把眼睛一翻，说瞳孔没事，又拂袖而去。直到午夜了，睁眼一看，是复员回来的小女在给我注射强心针和辅酶A，在她背后还站了许许多多的人影儿，再往桌上一瞧，呵，那《浪尖上的巾幗情》的详细提纲，被吹进的微风飞动起来，像在给我打招呼，我心里笑了，笑得最美。第二天清晨，小女雇了一辆三轮车，我把《浪尖上的巾幗情》详细提纲揣在怀里，和小屋告别了。

“错斗你了，我代表组织向你陪礼道歉！”。

这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淳同志亲切的声音。他给我受到严重创伤的心灵，注入了生命的活力，这颗燃烧的生命，扑不灭的火焰，射出灿灿的光，我只要求有一张桌子、一个凳子的地方就行。我昂着首、挺着胸、光明正大地走进省新闻研究